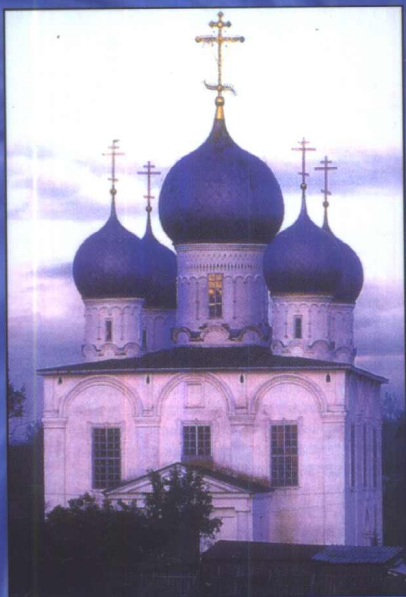


宗教文化丛书



东 正 教

—— 教会学说概要

〔俄〕C.H.布尔加科夫 著



商务印书馆

123

1974-2

1972

宗教文化丛书

东 正 教

——教会学说概要

〔俄〕C. H. 布尔加科夫 著

徐凤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正教/(俄罗斯)布尔加科夫著;徐凤林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ISBN 7-100-03336-5

I. 东… II. ①布… ②徐… III. 东正教-概况 IV. B9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03611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DŌNG ZHÈNG JIÀO

东 正 教

——教会学说概要

〔俄〕C. H. 布尔加科夫 著

徐 凤 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36-5/B·507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 14.00 元

中译本前言

人们在探究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的深层奥秘时,都不可避免地追溯到东正教传统。而中国学界和大众对基督教的认知主要来自西方,对东正教方面则知之甚少。基督教三大派系的基本信条是共同的,但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历史进程的不同,东正教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它在对《圣经》与圣传的理解、教会观念、教义信条、圣事礼仪和宗教伦理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于天主教和新教的表现形式。现代俄国哲学家和东正教神学家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一书就是作者对东正教的这些基本特点的简要阐释。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71—1944)生于俄国奥廖尔省的利夫内古城的一个神父之家。在这里,他童年时代对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认识,都是通过教会和礼拜活动获得的。但这种自发的宗教信仰并未直接生成他后来的东正教世界观。他的生活道路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许多典型特征。少年时代的布尔加科夫也具有当时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观念——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进步理想、为人民服务 and 反抗政权。1888年,布尔加科夫离开了教会学校,进入普通中学,189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894年毕业于该校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从

大学毕业到上个世纪末,是布尔加科夫世界观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时期。这时他的主要兴趣是政治经济学。

世纪之交,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进而走向东正教,这种转变也是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司徒卢威等一批俄国哲学家的共同经历。从世纪初到1917年,布尔加科夫积极参加了俄罗斯二十世纪初的宗教哲学复兴运动,出版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文集,1906)、《英雄主义与苦修精神》(载《路标》文集,1909)、《两城——社会理想的本质研究》(1911)、《经济哲学》(1912)、《不夜之光——直觉与思辨》(1917)等论著。1918—1920年布尔加科夫在克里米亚从事教学和著述,写了《哲学的悲剧》和《名称哲学》两部著作。这是布尔加科夫的哲学时期。

1922年底,布尔加科夫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途经君士坦丁堡转到布拉格,1925年以后一直住在巴黎,他在巴黎的东正教神学院任信条神学系主任,直到去世。这是布尔加科夫的神学时期,也是他东正教神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了大小“三部曲”,述及东正教神学的许多方面和题目。“小三部曲”有《烧不毁的荆棘》(1927)——对东正教圣母崇拜的教义解释;《新郎的朋友》(1927)——论东正教对先行者(施洗约翰)的崇拜;《雅各的梯子》(1929)——论天使。他在“大三部曲”中展开了自己的“神人论”正教神学体系:《上帝的羔羊》(1933)——论基督;《安慰者》(1936)——论圣灵;《羔羊的新娘》(1945)——论造物主与受造物、教会和末世论等。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一书最早于1933年在巴黎出版。这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概括性。现代东正教神学著作显然

不如新教和天主教那样丰富系统。但布尔加科夫作为为数不多的现代东正教神学家之一,如西方评论者所言,“对现代东方教会学说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重新思考,并作了系统而独到的阐述”^①。这本书可算是布尔加科夫对东正教之理解和解释的总纲。第二,探讨性。布尔加科夫虽然具有深刻的“教会精神”,但他并不从属于正统东正教会,而是一位自由神学家。因此这本书不同于《简明教义问答》之类的教会著作,而是既对东正教信仰进行教义解释,又对某些神学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有时也诉诸哲学思想,如对教会真理和抽象真理概念的区分:抽象理性的真理概念把真理作为对象和认识规范;而教会真理“不是对象性的,当人在真理中的时候,他不是作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分离和对立的,而是和客体相统一的”(本书第 82 页)。作者也不回避神学所遇到的某些现代问题,比如对《圣经》的科学研究问题(本书第 21—23, 29 页)。第三,比较性。书中常把基督教三大派系的思想加以对比,力图维护东正教思想的“正信”性,指出西方两派的片面性。当然,作者的观点未必完全公允,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东正教在培养宗教意志和调节日常生活上的弱点”,明确承认“在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方面,东正教不如西方教会更具有历史经验”(本书第 213 页)。

本书的内容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一至六)集中阐述东正教的教会学说,后半部分(七至十八)分别说明东正教的其他诸方面特点。布尔加科夫强调教会的神圣本质,即由圣灵所推动的基督之体,教会是可见教会与不可见教会的统一。不能把教会

① 《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4 年夏,第 253 页。

只看作是社会历史中存在的团体;但另一方面,教会也不是人生和社会之外的“自在之物”,它具有时空形式和界限。教会作为超世界的神性在世界上的体现,就是“象征”,象征是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是“天”、“地”之间的桥梁。东正教注重“教会传统”:历史形式的教会是从基督和使徒一脉相承的,此传统是现实教会的精魂。《圣经》只有在教会和教会传统中才是《圣经》,亦即“上帝之道”。离开了教会传统,把《圣经》当作书本,它就不再是《圣经》,基督教就不再是精神的和生命的宗教,而成为书本的宗教。

基督教的根本问题在于寻求人与神,世界与天国之间的道路。西方基督教在同希腊哲学和近代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已习惯于给这条道路赋予知识形式。东正教则拒绝这种知识的中介,重东方的直觉之路。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正教首先不是学说,不是外部组织,不是外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道路”;“在诸多宗教类型中,东正教的特点是没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外部表现,但正因为如此,其中基督启示的天上真理最少被歪曲”^①。东正教的教义神学和宗教实践,其许多特点都出自这种精神直觉。而精神直觉是一种非知识性的内在体验,不是经验上可证实的中介形式。所以东正教信仰在神与人之间的张力更大,东正教灵魂在“天”与“地”之间更难于安身,其表现是,一方面直接把人生提升到神境,融入“天国”,这就是东正教理想的“神圣性”和苦修精神;另一方面又直接使神境贴近“大地”,加入人世,这就是东正教礼拜的宗教现实主义和对圣母、圣徒及圣像的崇拜。

^① 别尔嘉耶夫:《东正教的真理》。

东正教的神圣性是“非此世性”。东正教之心所领受的基督形象不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而是活在世间的温和谦逊的基督。东正教的人格理想不是强悍的英雄，而是软弱的“神人”，他没有舒适的“此世之城”，而是世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拒绝自己的人的理性，具有愚拙的外表，是为基督而生活的“圣愚”；东正教的僧侣生活“采取了天使方式”，亦即脱离尘世，为世界而祈祷和苦修，而不是为在世上彰显主的荣耀而战斗；东正教的伦理学也从属于这种神圣性。

正如东正教堂圆顶的柔和亲切不同于天主教堂的直冲云霄一样，东正教心灵没有“天”、“地”距离的不可克服之感，而是善于在“大地”上直接洞见神灵境界。在东正教礼拜的华丽形式背后，是一种“敬神如神在”的“宗教现实主义”：“全部礼拜活动都具有神的生活的意义，而教堂就是神的生活之地”（本书第 162 页）。东正教徒在为神的威严感到恐惧的时候，可以躲到圣母和圣徒的庇护之下，因为他们是人的同类，他们能在审判者面前为人求情。“如果教堂中没有表示圣徒在场的圣像，那么在这样的教堂中是多么令人空虚和孤独啊！我们的灵魂也将和这些裸露的墙壁一样变得苍白和贫乏”（本书第 151 页）。

本书中《圣经》引文和《圣经》人名的汉译，主要采用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印行的《新旧约全书》“和合本”的经文和译名，也参照了中国天主教会的汉语版《圣经》。译者对个别俄文经文与汉语经文有较明显不同之处作了适当注释，对原书中《圣经》引文出处的标注错误作了勘正。

本书的汉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东正教在俄罗斯有深远历史,这使俄语中所表述的东正教神学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概念术语。如果说汉语基督教研究在叙述新教和天主教神学方面已有一定经验,那么,在译述俄语表达的东正教思想方面,则相当缺乏经验。译者根据自己在俄罗斯哲学与宗教的研究和教学中对东正教思想的理解,对本书中许多概念术语的翻译进行了反复推敲酌定,但仍觉有些不甚确切。此外,也因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徐凤林

1999年2月25日

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С. Н. Булгаков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Очерки учен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Paris, YMCA-Press, 1962

根据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巴黎 1962 年俄文版译出

目 录

一、论教会	1
二、作为传统的教会	12
1.《圣经》与圣传	12
2. 论正典	20
3. 论教会传统	33
三、论教阶制度	44
四、论教会中外在正确无误的权威性	70
五、教会的统一性	112
六、教会的神圣性	120
七、教义	126
八、圣礼——教会的圣化力量	138
九、东正教中的圣母崇拜和圣徒崇拜	144
十、东正教中的礼拜活动	160
十一、东正教中的圣像和圣像崇拜	172
十二、东正教中的神秘体验	179
十三、东正教中的伦理学	191
十四、东正教与国家	195
十五、东正教与经济生活	204

十六、东正教与《启示录》	219
十七、东正教的末世论	225
十八、东正教与其他基督教宗派	232
结束语	237
俄汉人名译名索引	239

一、论教会

1. 东正教是基督在尘世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不是一种机构，而是由圣灵推动的、与基督一道和在基督之中的新生命。基督是神之子，来到尘世，化作人形，他把自己的神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结合起来，神变成了人，他也把自己的这种神人的生命赋予自己的兄弟们，即“信他名的人”。耶稣曾生活在人们中间，死于十字架上，但又复活并升天。虽然升天，但他没有抛弃自己的人类，而是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现在直到永远。基督复活之光照亮了教会，他战胜死亡而复活的快乐充满着教会。复活的主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在教会中的生活就是在基督中的内心生活。“基督徒”之所以具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属于基督，他们在基督之中，基督也在他们之中。神成肉身(боговоплощение)不仅是思想或学说，而首先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虽然只发生一次，却具有永恒的全部力量，这种神成肉身是神性与人性这两种本性之不可分割(虽然也不能融为一体)的完全结合，这种神成肉身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人类，是在自己的人类之中的基督。由于主不仅走近人，而且与人同一，自己成为人，因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听从于基督、受基督所支配的生命与基督的统一。此身体有归属，其生命却并非自己的生命，而属于激励它的灵，同时，此身体与此灵又有区别：既与其一

致,又是独立的,这里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两者的统一。当把教会称作基督的新娘或逻各斯之妻的时候,所表达的也正是这种思想。新郎与新娘的关系,夫与妻的关系,从其最完满方面说,是在保持了全部现实差别情况下的生命的完满统一:是既不被二重性所分解也不被统一性所吞没的两者统一。教会作为基督之体,不是神人基督本身,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人类,但教会是在基督中的生活和与基督一道生命,是基督在我们心里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2:20)。但基督不是神的全部存在本身,因为他自己的生命是与圣三位一体的生命不可分割的,他是“圣三位一体之一”。他的生命是与圣父和圣灵的生命统一的,不可分的。所以教会作为在基督中的生命,也是在圣三位一体中的生命。基督的体依靠在基督之中的生命而生活,因此也依靠在圣三位一体之中的生命而生活,带着圣三位一体的印迹〔所以出生和受洗都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马太福音》28:19)而进行的〕。基督是显示圣父和执行圣父意志的圣子。我们在基督之中不仅能认出他自己,而且能认出圣父,我们在基督之中和他一起成为圣父之子,认圣父为父,所以我们称圣父为“我们的父”。我们在成为基督之体的时候,与接受圣子位格的同时,也接受了圣父位格的反光。不仅接受了这些,而且接受了他们的相互关系的力量,以及他们的两者统一:“使所有人都合而为一,就像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一样”(《约翰福音》17:21),这种两者统一就是把圣三位一体联系起来的爱的力量:神就是爱。教会作为基督的体,加入了这三位一体的神圣之爱:“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建造住所”(同上,14:23)。

神之爱,圣父对圣子的爱和圣子对圣父的爱,不是简单的属性或关系,这种爱本身也是一种个体存在,是实在的。这就是圣灵,它来自圣父,住在圣子之身。圣子作为圣父所生所爱者,为了圣父而存在于圣灵之中,在圣子身上有圣父的全部厚爱,圣子在圣父的爱中认他为慈父,也给他以爱的回报。圣灵中有爱的喜悦和圣父圣子互知的喜悦,有圣父的成就。对于圣父来说,圣子只存在于住在他身上的圣灵之中,对于圣子来说,圣父只有由作为圣父圣子之生命统一的圣灵才能在自己的爱中展现出来。圣灵作为两者的爱,也符合爱的本质本身,它自己的个体存在似乎只存在于自己之外,在他者之中,即在圣父和圣子之中。爱就是这样:它在死去的时候才活着,在活着的时候则是在死去,对于它来说,存在不意味着在自己之中和为自己而存在,而是在他人之中存在和成为他人。爱使自己的实在面目对他人来说成为透明的,它在表现出最大力量的时候,却又仿佛自我隐藏起来。圣灵在圣三位一体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圣子只有在与住在自己中的圣灵不分离的时候,才能作为圣子而存在。正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一样,他们这种实在的统一也就是圣灵,圣灵与他相似,住在他里面,给他受膏。因为耶稣就是基督,是被圣灵受膏的人:“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受膏”。教会作为靠基督而生的基督之体,因而也是圣灵在场和起作用的领域。此外,教会之所以是有圣灵的生命,还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在圣三位一体中圣子没有自己的生命,他在生于圣父之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在圣父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这就是赋予生命的、永远住在他里面的圣灵。圣灵是圣父给予圣子的生命,圣子没有另一种生命,没有自己的生命。

显示圣父的圣子与圣灵的二位一体性正在于此:这种二重性表现在,他们是具有不同位格的同一种生命。但这种同一性也表现在作为基督之体的教会中:教会具有基督的生命,这是在基督中的生命,因此也是为圣灵所推动的生命,或者反过来说,它是圣灵中的神赐生命,因此也是基督中的生命:“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即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马书》8:9)。据此,可以把教会直接看作是圣灵中的神赐生命,或者,按照有时可遇到的说法,教会是活在人类中的圣灵。

教会事业的本质是与它的历史展开相符合的。教会的事业是基督的神成肉身的事业,它就是神成肉身本身,是神对人性的把握,也是人性对神的生命之拥有,是人性之神化(θεωσις),是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中结为一体的结果。但同时,人类教会化为基督之体的事业不是单靠基督的神成肉身和复活力量实现的:“我去(圣父那里)是于你们有益的”(《约翰福音》16:7);神成肉身要求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也是教会所成就的事。圣灵以如火焰的舌头降临世界,安居于由圣母所领导的、代表着全人类的使徒身上^①。这些舌头(方言)留在了世界上,现在依然存在,他们构成了教会中的圣灵之恩惠的宝库。在首要教会中,使徒所施与的圣灵恩惠是所有受洗后的人都完全明白的,与此相应,现在在受膏仪式(坚振圣礼)中所出现的“圣灵恩惠的印迹”也是与此相符合的。

2. 这样,教会是基督之体,它参与了圣三位一体中的存在之

^① 参见《使徒行传》2:1—4。

神的神性生命，它是与全部圣三位一体牢固统一的基督中的生命，它是圣灵中的生命，此圣灵使我们拜认天父，在我们心中引起对“天父”的呼唤，给我们显现活在我们心中的基督。因此，教会在它历史上的出现和确定之前，就应当被理解为某种神性的给定物，就应当是自在的和自我同一的圣物，是行在世上的神旨的事实。教会就是、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成为不依赖于自己的历史诞生的东西，——它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已经存在，——在神的方面，超人的方面存在。教会在我们之中的存在不是规章或协会，而首先是某种精神的自明性或给定物，是特定的体验，是生命：“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一书》1:1—3）。最早基督教的传道就是快乐地、喜庆地传布关于这种新生命的音信。生命是不能被决定的，虽然它有可能被描述和定义。所以一般不可能有完全的和令人满意的教会定义。“来到和看见”：只有通过参与了教会的生命，才能体认到教会。所以，教会在一切外在定义之前，它的神秘本质就应当被认识到，这种神秘本质是全部教会自我定义的基础，但不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教会作为神人统一体，在其本质上属于神的世界，它在神之中，因此也存在于世界上和人类历史之中。人类历史中的教会是在时间性存在中出现的：所以它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诞生、发展着的，具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开端。但是，如果只看到它的历史生成，并在此基础上把教会看作是世俗的团体之一，那么，我